



硝烟散尽时

文林 著



金秋文丛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作者近影

前 言

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中国大地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国力日盛、民族日兴，从苦难中奋斗、挣扎过来的人民，正在扬眉吐气建设自己的新生活。难言的屈辱早已抛入云天之外，尊严与日月同辉，浩气与长空同在，为她奋斗为她牺牲的人们，生活在她的温暖怀抱，有一种特别滋味在心头。然而，在充满阳光的心境里，不断出现使人忧虑的阴影。日本军国主义，虽然早已随着日本国投降，成了历史的垃圾，它的侵略政策，给被侵略的国家尤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，也早已成为给其定案的罪证，可是从曾经侵略我几十年的国家里，不断传来另一种声音，把野蛮的侵略誉为友好的“进驻”，把残酷的烧杀，颂为对被侵略民族的“解放”。把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的战犯，封为民族英雄而定期参拜。这真是颠倒人间是非，亵渎尊严和正义。

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罄竹难书，我仅举几件亲身经历的事。

1942年5月，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茨，投兵三个师团两个旅团五万多人，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，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，号称“五一扫荡”。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政策。他采取集中兵力、排阵数里、拉网扫荡、反复突击，扫荡过后“无村不戴孝，到处是狼烟”，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。

我是那次浩劫的幸存者，和我一起逃难的共四个人：刘建忠、许建行、丹宁。第一天逃到南洼，刘建忠死在扫荡队的枪下。第二天逃到北洼，许建行被鬼子的枪托打掉了下巴。第三天丹宁又被扫荡队圈住，因他懂日语，幸免于死，被抓走下落不明。

扫荡队包围了我们村，老百姓没有逃出，几个无辜的老年人，被鬼子兵抓在一起，其中有扶杖而行的老爷爷、白发苍苍的老奶

奶，和岁过中年的男人、女人。鬼子兵为解决连日马不停蹄的扫荡，枯燥无味的生活而感到的疲劳、寂寞、空虚、无聊，特拿着这些老人们当成他们的开心玩物。严冬的傍晚，把他们的衣服扒光，纵情的奚落、任意的耍笑，让这些人当着被强拉来围观的自己晚辈和乡亲，排成长队、扭秧歌、唱小曲儿，作出各种各样的怪相。鬼子兵们从这些羞耻的泪水中、悲苦的声调中，吸取着刺激，发泄着兽欲。不但如此，老人们几乎冻僵的身上，还一个劲儿挨着枪托子、马鞭子。

饶阳县城日军大院，有一座监狱，原是一个狭窄的磨坊，几十个被抓来的人被塞进里边，室内没有通风的窗户，只有一高不够三尺、宽不足尺半的狱门，每人的容身之地不足半米，常常是大便桶上都坐着人，睡觉时只得轮换着卧、坐、立。充饥的食物是草屑石沙，混杂其中的原粒红高粱，一次每人一勺，两、三天才给一次，很多人饥饿的无力站立。

夏季酷热如火，囚室象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锅炉，拥挤摞压在里边的人，死死受着蒸烤，偶尔给打一次滴滴涕灭蚊剂，落地的苍蝇三、五簸箕收不尽，干渴的煎熬已超过饥饿，水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，然而，却是两天、三天见不着一滴，滚烫的身体无汗可出，嘴里干得吐不出唾液，有人试着喝自己的尿，而深黄色的尿已成粥状。酷境使人们若昏若睡若醒若迷，时时在死亡线上挣扎、徘徊，生与死已经分不清距离。此时，近乎天天都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等无力挣扎的人死去，活着的人，看着这些死前连喊一声都无力的难友，干瞪着悲愤的双眼，流不出泪水。

不知谁喊了声：“给水”！

群声响应：“给水，给水！”。

一片吼声震动囚室，七八个鬼子如临大敌，端枪对准狱门，不多时挑来十几担或者更多的刚从井里提上的凉水，打开狱门，全部泼在了人们头上、身上，顺势淌在屋内，整个囚室变成了“泥水塘”，而望水救命的人们，不但没有喝上一滴，反而有的被凉水激得四脚痉挛，全身抽搐，鬼子兵看着这些人的痛苦惨状，竟拍手大笑。

上述几例，实不足日寇在华所犯罪行的万万分之一，试问，哪一点象所谓友好的“进驻”和对被侵略民族的“解放”啊？不但不象，反而作为刻在耻辱柱上的铁证，以史为镜照出了此“论调”制造者的居心。

其实此论并不新鲜，早在日本侵华开始，就出现过什么“中日亲善”、“中日提携”、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”之类的词儿，可喜中国人民不信。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，亲赴敌后战场，发动群众，掀起连续不断的抗日高潮，建立各级抗日政权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战术、打法。以少胜多，以弱变强，终于使敌陷入灭顶之灾，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。

往事唤起我真情，写成这本书，愿书成为一朵刚开的小花，回敬往事。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第一章 一口空棺材.....	1
第二章 特殊的制裁	49
第三章 男子汉的脾气.....	104
第四章 希望那一天.....	171
第五章 目标正前方.....	246

第一章 一口空棺材

一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青年军人，沿着滹沱河南岸走来，河水无声地慢流着，云遮月的夜光，照着军人的脸，没有一点表情，可是从他腰身僵硬、步履沉重的样子看，却像有满腹的心事，他走近一块靠近河边的荒草地，找见一座掩藏在荒草中的孤坟，拿下肩上锹，破土深挖，随着土的翻动，逐渐露出了一口木匣式的棺材，棺木已经朽了，撬开一看，里边没有尸骨，只有几件一戳即破的烂衣服，然而军人并不奇怪，只是无可奈何地把棺材砸烂，再一锹一锹地用土埋上。

这位军人，就是滹沱河南岸，四十八村一带高村的郭立刚，他此时看着填平的孤坟，一动不动地想着诸多往事。

1941年，冀中抗日根据地，正当形成抗日高潮，八路军到处突击，老百姓村村备战，“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叫儿打东洋”，一片热火朝天的时候，郭立刚要和东村一位叫爱格儿的姑娘结婚，按理说是喜事临门，洞房花烛，应该是最高兴最高兴的时候了，可是他却躺在炕上蒙上被子，愁地直唉声叹气，他娘三婶见此情形，急地老骂他不知好歹，不该在这大喜日子里添忧。并说，你这种样子，人家送亲的来了，怎么拜天地呀？郭立刚一声不哼，因为他的心事说不出口：去年媒人来提亲，他表示满心愿意，今年来下订婚帖，他又一口应承，可是当时两家按的旧风俗，只凭媒人一张嘴，男女没见面，今年夏天，他到河里捞鱼时，看到一个挑菜的姑娘，长得奇丑无比，黑黑的脸，胖胖的身，两只小短腿，门牙龇在嘴唇外，左眼角下还长了个铜钱大的黑痣，十人见了得有十人发笑。正在此时听到旁边的一个叫二胖的青年说，她是东村王老栓的闺女，名叫王爱格儿，正是和他那没过门的媳妇同名同姓，真是腻歪得像吃了苍蝇那么难

受，可是婚期已定，这时提出退婚，不但全村里人会耻笑，他娘正急着要抱孙子，也一定不会答应。可是真要娶过来，别说在一个被窝里睡觉了，就是看一眼都要恶心三天的。他左思右想没有办法，最后决定要报名当八路军，一辈子不见她的面。于是他找到村妇教会主任桂芝，只说了句他要参军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。桂芝心里很纳闷，想他平时一提当兵就皱眉头，怎么正要办喜事的时候，要去当兵呢？原因没闹清，没给他上报。

送亲的来了，混乱年月的婚事从简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吹打班儿，不放鞭不放炮，一辆牛车，两个娘家人就送来了，进村时，新郎的本家和看热闹的人，拥上前去，把新娘子接下车，再接进郭家。按着风俗，进入洞房之前得先拜天地，眼看新娘子进门了，郭立刚还躺在炕上发愁呢。他娘急地老叫小祖宗，郭立刚无奈，发昏当不了死，爬将起来被他娘推搡着来到院子里。这时新娘子也进了院，郭立刚心里害怕，猛低着头不敢睁眼，两人走到一起了，要拜天地了，再不能低头闭眼了，他壮壮胆儿，抬起头睁开眼，突然，两个眼珠直瞪瞪地一动不动了，脑子里立刻停止了原来的思绪，眼前是一个非常漂亮、非常漂亮的大姑娘，心里不住地想：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丑八怪怎么变成天仙了？满脑子都集中在这个“谜”上，拜天地的事都忘了，惹得全院的人哄然大笑。

拜完天地入洞房，按着风俗，夫妻得喝交杯酒，祝相亲相爱白头到老。还得吃生饺子，吃花生、栗子、红枣，祝早生贵子，儿女满堂。郭立刚亲身接触新娘子热乎乎胳膊，亲眼看着新娘子，羞答答地张嘴吃生饺子，细声细气地回答着外屋的问话，说了句“生”。羞答答地嚼着花生、栗子、红枣。亲眼看她那巧手做的新嫁衣，巧手做的红绣花鞋，样样真真切切，他不迷惑了，梦幻中的天仙成了他的真媳妇，一扫愁容心花怒放。他想：二胖这小子故意恶心我，非揍他一顿不可。

娘家人吃完饭走了，洞房里开始热闹起来，满屋子人，大部分是半大小子，夹杂些姑娘媳妇和辈数小的成年男人，动手动脚脏话

连篇，这个掏出新娘的花手帕，那个摘只新娘子银耳环，还有个臭小子扒下新娘子只绣花鞋揣在怀里跑了，新娘子羞得脸蛋儿绯红，任凭逗闹折腾，不恼不笑一言不发。坐在旁边的郭立刚也是连个屁也不放，心里却在美滋滋的老笑。

村长和村妇救主任桂芝来了，屋里人起哄说：“你这叔公公逗侄媳妇来了，真不害臊！”

村长说：“你们懂什么，新过门儿的侄媳妇，叔公公可以逗三天嘛！”

屋里又一阵哄笑。

村长继续说：“嗯！这媳妇不错，将来咱村又该出一条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新闻了。是不是啊，立刚？”

郭立刚哼哈着不知说啥好，而眼睛却偷偷瞄了桂芝一眼，担心桂芝把他要当兵的事捅给村长，恰巧桂芝正在看他，四只眼一对光，桂芝有意摇了摇头，笑起来没完了，屋里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傻笑。

夜深了，闹房的都走了，只剩了新娘子和新郎官儿，谁也不好意思先说话，桌上的红腊烛跳着灯花，更显得安静，新郎官咳嗽了一声，新娘子吓得激灵了一下，新郎官要脱鞋上炕，新娘子赶紧把被褥铺好，新郎官刚要脱衣服，忽然又下炕穿鞋，新娘子不知怎么回事，耽心地看着他。新郎官拿起笤帚，捅捅柜底下，又跑到屋外看看墙角、门旮旯、窗户底下，然后才返回炕上脱衣蹿进了被窝。不用问，这是怕有人听新房。他想起了十几岁的时候，南院的二哥结婚，别人让他听新房的事，他傻不愣登地藏柜底下，不敢说话，不敢动弹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炕上发生什么事，他也不懂，一泡尿憋在肚里好难受，正在这时，他的新嫂子下炕解手，偏偏尿盆离躺柜很近，不料盆里飞出个尿点儿，正巧溅到他的脸上，他腻歪地哎哟一声，把个新嫂子吓地两腿一软，吓瘫坐在了尿盆里，臊地又哭又骂，他二哥赶紧下炕，从柜下把他揪了出来，气得真想揍他一顿，因为正在过喜事儿，拧住他耳朵轰出了门外。

新媳妇见新郎已进了被窝，也要撩被而进，此时羞怯灌满了大脑，轻轻脱下绣花鞋，慢慢解开新嫁衣，贴身的内衣不敢脱，裤腰带增了七八个死疙瘩，壮着胆子撩开被角蹭了进去。

两个人躺在被窝里，两颗喷薄欲出的心，在各自心房中跳动。郭立刚按捺不住了，伸手摸住新娘子的脸，进而手往下移又摸住新娘子的肚，一根腰带扎在内裤上，他轻轻地解，新娘子一动不动，他解开了一个疙瘩，带子没松，又解开了一个疙瘩，二个疙瘩开了带子还没有松，此时心里欲火愈烧愈旺，完全失去了耐性，索性用手去揪，殊不知愈揪疙瘩愈紧，更难解开了。此时新娘子虽被这种男性的愣劲感染地心动如潮，但羞怯的闸门，依然不敢打开，任凭大手在肚子上胡乱抓挠，犹如新兵初战的郭立刚，面对这难攻的堡垒，不敢冒然闯进，乖乖退下阵来，此时新娘子倒感到欲火空烧而后悔了，第二天夜里再不干这种傻事儿顺顺当当完成了第一次的人生大事。

初试云雨，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，郭立刚软绵绵地闭上眼想着刚才的“梦”，爱格儿余兴未消地搂住丈夫的脖子，低声地叫着哥哥：“刚才俺的身子给了你，真成了你的媳妇了，俺要伺候你一辈子，你打俺骂俺俺不嫌，只要对俺好，俺就有福了。”她的眼泪滴在了郭立刚的前胸，郭立刚两只软绵绵的手，摸着妻子的后背，说：“俺发誓对你好，让你吃好的穿好的，俺要好好劳动，把日子过好，一辈子不让你受穷”。

婚期已过，新娘子脱去嫁衣换上家常服，恢复了原来的爱格儿模样，婆母三婶做了些嘱咐交待，让他们单独过日子了。从此小两口儿真是甜甜蜜蜜，亲亲热热，郭立刚没事儿就在家守住媳妇，老觉得看不够，真有些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的意思了。而爱格儿是，总爱把脸贴着丈夫那宽阔的胸膛，感受着无比的安全和充实。郭立刚常常情不自禁地逗着媳妇玩儿，爱格儿已不拘束了，常常哄的丈夫美滋滋地笑，他们不但在家这样，有时当着他娘，当着邻居叔叔大伯们，郭立刚也是跟媳妇嘻皮笑脸没个正行，

南院里他二大伯见到，把鼻子都气歪了，吃完晚饭把他叫去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猛撸一顿：“你小子白活了这么大，狗屁不懂，和自己的媳妇嘻皮笑脸，以后她还能怕你吗？男人不让女人惧怕，怎么能当家过日子啊？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常说‘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’，纣王无道宠妲己，招来黄巢造反，武则天当了皇帝，引起武王伐纣，都是女人惹的祸，你不赶紧立点家法，要出祸害的。这会儿共产党讲男女平等，不要听，你爷爷说‘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，乃生女子，载寝之地。乃生男子，载弄之璋，乃生女子，载弄之瓦。’男女怎么能平等呢？以后在你媳妇面前要拿出丈夫样来，隔三过五地捡着离心远的地方打几下，常说‘女人不打上房揭瓦’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”。

二大伯是个假斯文，自己没文化还爱咬文嚼字，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地引一些古书上的事儿，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孔圣人的蛋包：“满纹（文）”，可是别看他言必称孔孟，家法却立不起来，他的老伴也就是郭立刚的二大娘，几十年来就不听他的，说话粗声大气，满嘴的脏话，比男人还厉害，乡亲们常当面叫骚娘们，他一点辙也没有。

郭立刚被训一顿毫无反感，二大伯说的都是古书上的话，他在姥姥家念过三年私塾，虽然听着有些是文不对题，但意思他都明白。并准备从今以后在媳妇面前拿出点大丈夫的架子来。

他回到家，看爱格儿像往常一样，把被窝铺好，做在灯前穿针引线，等他回来睡觉呢。往日他都是唱唱哼哼的摸摸老婆的脸蛋儿，再脱衣蹬被窝，这回可不一样了，他故作大声地嚷道：“干吗老是点着灯熬油，这是花钱买的。”

爱格儿心头一震，想：哟！今格是怎么啦？撞南墙啦。可是爱格儿从小就受着有夫从夫，无夫从子，对丈夫要百依百顺等封建习俗的熏陶，是个紧遵妇道的姑娘。她不但没有把刚才的心里话说出口，反而满脸陪笑地说：“以后不啦，我早早睡，给你暖被窝”。

郭立刚这一手没成功，心里憋不住笑出声了。睡觉时照常亲亲

热热。

第二天早晨吃饭，爱格儿照常把菜盘端上，把窝头拿来递给他新的，自己吃剩的，又给他盛上一碗热乎乎的棒茬粥。郭立刚二话没说，先咬一口窝头，再吃一口咸菜，想起立规矩了，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：“腌这么咸的菜，想齁死我呀？”

爱格儿照样没还嘴，没有说：这不是原来你娘腌的菜，怪得着俺吗，她没有说：往日你连吃三口也不说咸，这不是故意找茬吗？而是照样和言悦色的说：“以后再吃时，多让凉水拔一会儿再放点醋就好了。”

郭立刚又失败了，他想，看来碰上个贤慧的老婆，想找茬口打一顿都不容易呀。

说来也巧，还真碰上了个茬口。有一天郭立刚出门给八路军送公粮，当天没有回来，爱格儿一个人在家，妇教会主任桂芝，来动员她参加妇女识字班，并讲了些妇女参加抗战，翻身解放的道理。爱格儿不敢去，执意要等郭立刚回来说，桂芝答应由她来做郭立刚的工作，于是强拉硬扯地把爱格儿弄走了。

郭立刚把公粮送到，回来时顺便买了几十斤山药（红薯），因着急回家路上连脚也没歇，肚里又没有食，真是又饥又累，心想：回到家先在炕头上一躺，等着老婆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嘴边，一边吃一边说着离别一夜的心里话，该有多滋润哪。可是到了家第一眼就撞见一把大锁锁住了两扇大门儿，别说进屋连院也进不去了。他把挑子一扔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又急又气。

快到晌午爱格儿回来了，她高高兴兴地帮着把山药弄进屋，又赶紧拾掇着做饭，郭立刚发话了。

“我问你，干什么去啦？”

爱格儿正低头干活，没看郭立刚的脸，高兴地说：“俺上了识字班啦！”

“啪啪”，郭立刚二话没说，照着爱格儿离心远的屁股部位就是两巴掌。

“你竟敢背着男人，偷偷地到识字班找浪去，我看不给你点厉害，你真要上房揭瓦了。”

这冷不防的两巴掌，虽然没有使劲也足以使爱格儿受不了啦。她又惊吓又委曲，把手里的活一扔，靠在被褥上大哭大叫，郭立刚见势，心里一软再没有舍得打，坐在旁边看着她哭。

爱格儿受不了这份委曲，索性拉着郭立刚冲向屋外，声言要找桂芝去评理。

郭立刚一听找桂芝，吓地老往后揪。

爱格儿不依不饶，哭嚷着说，是桂芝拉俺去识字班的，你应该找她算账去。

郭立刚一想起桂芝，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想出气也没有了。

“行啦，行啦，这事就算完了，按说上识字班、学认点字，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嘛，既然这样就好好学吧。”

爱格儿听着颇感奇怪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，怎么一说桂芝就成软面团了，刚才还说上识字班是找浪去，怎么这会儿又说是好事了呢？为弄明白，她更不依不饶了，非拉他去找桂芝不结。

郭立刚往后拽着直说软话：“不能去，不能去”。

爱格儿更疑惑了，仍紧紧拉住他，“你就得跟俺去，你就得跟俺去！”

郭立刚说：“以后不再为这事打你了还不行吗？”

聪明的爱格儿，立刻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更不依不饶了，“不打俺也不行，为什么一提桂芝你就吓成这样？你说，你说。”她此时也不哭了，还挺厉害呢。

郭立刚闷头不语，为刚才的两巴掌招来这么大祸老后悔。

爱格儿催促着：“你说，你说，不说就得跟俺走。”她特别耽心自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好。

郭立刚看看混不过去啦，狠狠心说道：“俺俩过去好过，她喜欢过我，我也喜欢她。”

爱格儿听了，手一松捂着脸又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郭立刚坐在旁边直哄她：“现在没事啦，现在没事啦，不信你问她去。”

爱格儿止住哭，脑袋倚在他的肩膀上，轻轻地说：“你别害怕，俺不去找她咧，俺只求你对俺好！”

风波过后，两个人云消雾散，和好如初，因已和老娘、弟弟分灶吃饭，小两口单独过日子，都把心思放在了上边，但是两个人又都添了一桩心事，爱格儿的心事是，老耽心丈夫心里还有桂芝，郭立刚的心事是，村长逗媳妇时说的那句话，明明是想让他当兵去，村里再扩兵时该怎么办呀？两个人的心事都难以摆脱。

说来奇怪，往往人们越怕什么越碰上什么。一天吃完晚饭，他兴致勃勃地跑到南街土地庙前，看村剧团演戏，有组织的儿童团、妇女队、青抗先、游击组整整齐齐地坐在正面，没有组织的村民们，围拢在后面和两边，台上一个疯女人，抱着被敌人害死的孩子，呆滞的眼睛，直瞪着面前的日本鬼子，台边几个受难的群众唱着：

人民被屠杀
土地被强占
田园房屋全烧完
你们看这孩子
他有什么罪
为什么死得这样惨
日本鬼子不讲理
今后的日子怎么办

疯女人突然双手一拍，迸发出一句撕裂的喊声：“你还我孩子。”随声扑到鬼子面前，鬼子狂暴地抽出指挥刀，要砍疯女人，这时传来一阵枪声，鬼子的指挥刀落地，几个八路军战士猛追上场，把鬼子抓获，这时，从后面拥来许多群众，唱起歌：

老乡们 老乡们
大家要想把命保
快快参加八路军

快快参加八路军

老乡们 老乡们
打仗全靠子弟兵
杀敌全靠自己人
杀敌全靠自己人

歌声一落，县武委会主任陈健上台讲话，这时郭立刚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听到台上讲：“日本鬼子凶狠残暴，我们决不当亡国奴，欢迎有志青年上前线。”村长紧接着补充说：“这是县武委主任老陈同志，是来咱村搞‘扩兵’工作的，希望大家热烈响应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。”他立刻心里像长了草，身子往后一缩，悄悄挤出了会场。

夜色朦胧，弯月斜挂，郭立刚心事重重，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小胡同，会场的余音还在他脑袋里回荡，思绪在不停地翻搅着。心想：这回扩兵又要让人戳脊梁骨了，个头比别人不矮，身体比别人不差，心眼比别人不少，每次扩兵连个屁也不敢放，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呀，将来怎么见人哟，想到这儿，他立刻转身要往回走，可是脚还没有抬，脑袋里又浮起了他的发家计划：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尤其是媳妇那俊脸蛋儿俏眼睛，老在他眼前恍惚，又回味起跟媳妇各种相亲相爱的滋味，又像看到她那灶堂做饭时麻利的双手，那灯下穿针引线的专注神态，那紧紧依在他被窝里的轻声细语，怎么也抬不起脚了，索性转身又向自己家门走去。

回到家看老婆睡得正香，他轻轻脱衣服生怕惊醒她，其实她根本就没睡着，她是专心等着他呢，故意闭着眼打鼾声。当他轻轻钻进被窝里，她的鼾声停了，等他那粗大的手来抚摸，然而，心事重重的他丝毫没有这份心思，她此时耐不住了，身子一翻紧紧地压在他的胸膛上，娇嗔地说：“死鬼，让谁家的娘们勾住你的魂了，这么晚才回来。”

“玩儿蛋去”，他仍目不转睛的看着天花板想心事。

“嘻嘻，呆头驴”爱格儿用手摸着他的鼻子尖儿，“笑一笑，笑一笑”。

他毫不动情，仍然看着天花板。

“拿什么劲呀，以后你少理我”。她赌气地翻过身去。

郭立刚的心事总也想不出个头绪，这时，想起来求助老婆：“呃，跟你商量个事儿”。

爱格儿故意不理他。

“跟你商量个事儿”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要去当兵了！”

爱格儿听到男人说出“当兵”二字，“啊”地一声，猛地坐起，惊问道：“你当兵去？”

郭立刚看她惊慌的样子，笑道：“看你吓得那个熊样，当兵有什么了不起呀。”

“我不让你当兵，我不让你当兵！”一头扎在立刚的怀里，呜呜地哭开了。

郭立刚下意识地揉着她散在他胸前的乱发，解释道：“我还没有当兵，我是耽心去当兵，现在上边来了人，又要扩兵，号召报名参军，不知道不报行不行。”

妻子止住了哭，愣怔地看着丈夫。

郭立刚心绪不安地说：“我耽心万一找上门来，咱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一不是党员，二不是干部，三不手残，四不腿拐，有什么理由说不去呢，日本鬼子谁不恨，亡国奴谁愿意当，可是真要当了兵，三天两头打仗，常言说，老去赶集，哪有碰不上亲家的，说不定啥时候碰上个枪子儿，你就当了寡妇了。”

爱格儿听了“寡妇”二字，急忙捂住丈夫的嘴，又哭着说：“不！我不让你去当兵！”

“别哭！这不是万一吗，老娘们儿家就是不行，一遇到事什么主

意也没有，光会流猫尿。”

爱格儿止住了哭。

郭立刚自言自语说：“就是阵亡不了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三十亩地变空想，大胖小子没法生，好日子化成泡影了。”

二

第二天一大早郭立刚带着爱格儿上洼里锄地去了，其实春苗刚刚锄过头遍，长得特别水灵，满地一片葱绿。他是故意躲出来的。因为他一怕有人问他“村里正在扩兵，你报名了吗？”，二怕出门招眼，引人注意。来在这里干活，一则避免麻烦，二则多锄几遍，使庄稼长得好上加好。可是他带着满肚子心事来到地里，看着长长苗垄，顶着灼热的日头，此时此刻，早没有干活的劲了，粗粗地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累半天还不知能不能吃上呢？不干了。”说完，两腿一伸躺在了地里。

爱格儿赶紧提过来水罐子。

越不愿见人，人越来越多，长长的一列八路军队伍向他家地头走来。他们身着绿装，斜背弹袋，肩扛长枪，虎虎生气，四匹颜色不同的战马夹在队伍中间，更增添了气势和威风，若在平时，郭立刚早凑过去看热闹了，这次却坐在地下一动没动，他知道这些当兵的特爱说：“老乡，为什么不去当兵啊？”，“老乡，愿不愿意抗日呀？”他知道这些问话实难回答。既不能违心地说“不愿抗日”，又不好说愿意抗日而招来再问愿不愿意当兵。怕什么就有什么，一阵军号响，部队呆在地头原地休息，一个骑马的军人想了解情况，把他叫了过去，正在问他到大力村怎么走，离敌人据点有多远时，旁边另一个军人，老是以赞赏的目光看着他，看着看着说话了：

“这小子真是个好当兵的好材料。”

旁边的一个军人随着说：“车轴硬汉，浑身是劲，是个好机枪射手。”

郭立刚听出是说他的，心里老发毛，蹑手蹑脚地往远处躲。